



東坡續集卷第七

書簡

荅參寥三首

專人遠來辱手書且示近詩如獲一笑之樂數日喜
慰忘味也某到貶所半年凡百粗遣更不能細說大
累祇似靈隱天竺和尚退院後却在一箇小村院子
折足錯中罨糲米飯喫便過一生也得其餘瘴癘病
人北方何嘗不病且心病皆死得人何必瘴氣但苦無
醫藥京師國醫手未死漢尤多參寥聞此一笑當不
復憂我也故人相知如此即以此語之餘人不足與道也



未會合間千萬為法也善愛自重

又

穎沙彌書迹絕筆
畏他日真妙總門下龍象也老
夫不復止以詩句
畫期之矣老師年紀不少尚留
情詩句字畫間為
戲事耶然此回示詩超然真游
戲三昧也居閑不久不時
筆見索書字要措法
輒往數篇終不甚措也
祇一讀了付穎師收勿示餘人
也雪浪齋詩尤奇
海感感激轉海相訪一段奇事
但聞海船過風如
高山上墜深谷中非愚無知與
至人皆不可處
非遺生志吾輩不可學若是至人

無一事冒此嶮做什麼千萬勿萌此意穎師喜於得
預乘桴之游耳所謂無所取裁者其言不可聽切切
相知之深不可不素道其實耳自揣餘生必須相見
公但記此言非妄語也

又

淨慧琳老及諸僧知因見致懇知為默禱於佛令
還中州甚荷至意白一揣省事以來亦粗為知道者但
道心數楚數為世樂所移奪恐是諸佛知其難化故
以萬里之行相調伏耳少游不憂其不了此境但得
他老兒不動懷其餘不足云也俞承務知為少游憂

力此人不凡可喜可喜今有一書與之告專一人與
轉達仍有書令兒子筆準備信物令送去令後託求
穩當船主附與廣州何道士也見說自有斤重脚錢
數日體例甚熱

荅南華辯禪師五首

竄逐流離愧見方外人之舊達觀一視延館加辱洗
心歸休得見祖師幸甚幸甚人來辱書具審法體佳
勝感慰兼集其到惠已一百日杜門養病九百粗遣
不煩留意念

又

專人遠來獲手教累幅具審法履佳勝感慰兼極又
蒙遠致筠州書信流落羈寓每煩淨眾愧佩深矣承
惠及罌粟臠豆等益荷厚意泉銘模刻其精其此九
百如宜不煩念及未由瞻謁懷想不已熱甚惟萬萬
為眾自愛

又

所要寫柳碑大是山中關典不可不立石已輟忙揮
汗焉出仍作一小記成此一事小生結緣於祖師不
淺矣荒州無一物可寄只有梳柳杖一枚木斲而空
似可采勿笑勿笑舍弟及總師等書信領足比有人

去已發書矣張惠蒙去歲為令看船不得禮拜祖師
及衣鉢甚不足今因來人令相照管一往不訝喧聒
此子多病來時告令一得力莊客送回也留住五七
日可矣

又

淨人米辱書具審法體勝常深慰馳仰至此二年再
涉寒暑粗免甚病行館僧舍皆非久居之地已置園
築室為苟完之計方斫木陶瓦其成當在中冬也

又

近苦痔疾極無神看書筆硯之類殆皆廢也而安焉

王緝刻禹錫碑未有意思下筆又觀二碑格力淺陋
引子厚子之比也

答王商彥

忝親戚之末未嘗修問左右又方得罪并居敢望記
及之由寸人遠來辱戕教累幅稍述過重慰勞加等幸
甚即日履茲秋暑尊體何如某仕不知止臨老竄逐
罪垢增積玷汚親友足下昆仲曲敦風義萬里遣人
問安不口意其可忘書詞雅健陳義甚高但非不肖所
稱也蜀粵相望天末何時會合臨書惘惘未審受任
何地來歲科詔許聞峻擢以慰願望未間更冀若時

自重

與程天侔七首惠州

去歲過治下幸獲接奉別後有期
一川過沐省已遠
辱手教且審起居佳勝感慰
無任
片歲見寵禮意過
常非其廢所宜承當伏讀愧汗而已
木由會見萬萬
以時自重

又

乏人馬公狀幸恕簡略示喻固合如命但罪廢調冷
衆所鄙遠決無響應之理近發書多不答未欲頻瀆
也幸於炤

又

至後福履增勝辱訪不果見悚怍無量寵忠羊酒紙
茗極荷厚意答謝稽緩不罪不罪

又

適辱訪別豈勝悵仰晚來起居住佳勝為餞蔡守遂不
得詣遣尚丐珍練

又

少事干煩過河源日告伸意仙尉差一人押木匠作
頭王臯暫到郡外令計料數間屋材惟速為妙為家
私紛冗不及寫書千萬勿罪幸甚

又
江君之別本欲作書醉熟手軟不能多書獨遣此紙而已老拙慕道空能誦禱嚴之語而實無所見賢者得之便能發明如此誦語精妙過辱開示感怍無已龍眼晚實愈佳持蒙分惠感怍之至錢數封呈煩賸增悚

又
白鶴峯新居成當從天侔求數色果木太大則難活太小則老人不能待當酌中者又湏土礎稍大不傷根者為佳不罪取罪

與程正輔提刑二十四首

近聞使旆少留番禺方欲上問侯長官來伏承傳誨意旨甚厚感怍深矣比日履茲新春起居佳勝知車騎不久東按儻獲一見慰幸可量未間伏冀以時自重

又
竄逐海上諸况可知聞老兄來頗有佳思昔人以三十年為一世今吾老兄弟不相從四十二年矣念此令人悽斷不知兄果能為第一來否然亦有少拜聞某獲譴至重自到此旬日便杜門自屏雖本郡守亦不往拜其辱良以近臣得罪省躬念必不得不爾老

兄到此恐亦不敢出迎若以骨肉之愛不責不禮而
屈臨之餘生之幸非所敢望也其餘區區殆非紙墨
所能盡惟千萬照悉而已德孺懿叔久不聞耗想頗
得安問八郎九郎亦然令子幾人侍行若巡按必同
行因得一見又幸舍弟近得書云在湖口見令子新
婦亦具道尊意感服不可言

又

專人至承賜教累幅感慰無極比日履茲春陽尊體
佳勝知春夏間方坡益壯豈勝繫望韶州風物甚美
園亭德孺所治殊不欠有可與為樂者否未坡奉問

更冀若時保綵

又

老兄近日酒量如何弟昨日把盞積計不過五銀盞
耳然近得一釀法絕奇名曰香味皆疑於官法矣使施
來此有期當預醞也向九一中山創作松醪有一賦閱
錄呈以發一笑

又

數日聞使柳來此喜慰不可言方欲遣人奉狀遞捧
手教感慰無至比日涉履風濤起居佳勝旦夕瞻奉
併陳區區

又
某深欲出迎郊外業已杜門知兄知愛之深必不責
此然愧悚甚矣專令小兒走舟次也知十秀才侍行
喜得會見不及別奉書

又
昨日辱承欵語傾盡感慰深矣經宿起居佳勝所親
皆珍奇物意兩重敢不拜賜少頃面謝

又
謫居窮寂誰復顧者兄不惜數舍之勞以成十日之
會惟此因心意如何可忘別後不免數日牢落切惟尊

懷亦悵然也但凝望沛澤北歸得復會見爾到廣少
留否比日起居何如某到家無恙不煩念及未叅候
間萬萬若時自重

又
河源事上下繆悠而已有一信箴并書欲附至子由
處輒以上干然不須專在人但與尋便附達或轉託
洪吉間相識達之其中人是子由生日香合等它是
二月二十日生得前此到為佳也不罪不罪

又
兩甥相聚多日備見孝義我之誠深慰所望未暇別書

悉之悉之兒子適令幹一事未及拜狀輒已和得白水山詩錄呈為笑并亂出得香積數句同附上前本併納去砒字輒用極字一攀例也呵呵

近檢法行奉書未達問公蒙賜教并寄惠相予此中雖有然似此佳者即不也十有二壞耳謹如教略嘗不多啖也此日還府來起居佳勝某與兒子如昨不煩念及大郎三郎口近耗未歲暮無緣會合惟冀若時珍練

又

和示香積其真得洞明體也某喜用陶韻作詩蓋有四五十首不知老兄要錄何者待稍閑編成一軸附上也只告不示人耳橋錢必不足用學錢且告老兄留取切告切告前所問者已得實狀本州必已申去蓋亦只止是矣

又

近鄉僧法舟行奉書必達惠州急足還辱手教且審起居佳勝感慰兼集寵示詩域醉鄉二首格力益清妙深欲繼作不惟高韻難攀又子由及諸相識皆有書痛戒作詩頗說其言切甚不可不遵用空被來

既但慙汗而已兄欲寫陶體詩不敢奉違今寫在揚
州日二十首可上亦乞不示人也未由會合日聽除
音而已餘性如萬若時自重

又

承服濕胃藥症倍疾失去伏惟慶慰反復尋究此至言
也拙恙亦當服濕平行氣藥耳德孺書信已領尚未
聞所授豈當到關乎兄亦歸覲耳何用更求外補惠
及佳麪感作適心有河源乾菌少許并香篆一枚頗大
謾納去作笑有肉蕪容因便寄示少許無即已也候
晉叔寶其佳士頗有文采氣節恐兄不久歸關此人疑

不當還也故畧為記之不罪

又

少懇冒聞向所見海會長老甚不易得院子亦漸興
幸已建法堂甚宏壯某亦助施三千緡足令起寢堂
歲終當圓滿也院旁有一陂詰曲群山間長一里有
餘意欲買此陂屬十百姓町得說稍加葺築作一放生池
囊中已罄輒欲緣化老兄及子由各出十五千足某
亦竭力共成此一事所活鱗介歲有萬數矣老大沒
用處猶欲作少有為功德不知兄意如何可便乞附
至不罪不罪

又
此中魚湖之利下塘常為啓閉之所歲終竭澤而取
略無脫者今若作放生池但牢築下塘永不開江水
漲冒即聽其自在出入則所活不貲矣

又
廣州多松脂閩南膏買用來皮灰煉得甚精因話告
求數斤仍出口正輔與買生者十斤因便寄示船上疏
黃如不難但何亦告為買通明者數斤欲以合藥煎鐵
爐燉可作些物羅衣子者亦告為致一副更飲者三物
皆此中無去不罪

又
某前者留博羅一日再見鄧道士所聞別無異者方
欲邀來郡中款問也續寄丹砂已領感愧之極某於
大丹未明了直欲以此砂試煑煉萬一伏火亦恐成
藥耳成否當續布聞比日得七哥書通中已附謝也
六郎十郎各計安未及別書所要書字墨竹固不惜
徐寄去也外曾祖遺事錄呈

又
蜜極佳荔枝蒙頒賜謹附謝懇蘇州錢俸差一般家
人又借惠力院一行者契順與宜與通問萬里勞人

甚愧其意因令附此書或畧賜照管幸甚卒子與借
請少許甚幸甚幸

又

忽復殘臘會合無緣不能無天末流離之念也急足
回辱書具審尊體康勝仍示佳語五章字字新奇歎
咏不已老嫂奄隔更此徂歲想加悽斷然終無益惟
日遠日忘為得理也某近苦痔殊無聊杜門謝客兀
然坐忘爾新春為國自愛早膺北歸殊寵

又

某覩近事已絕北歸之望然中心甚安之未甚妙理

達觀但譬如元是惠州秀才累舉不第有何不可知
之免憂詩屢欲和韻嶮又已更老手五虜殆難措
也亦苦痔無情思耳惠黃雀感愧感愧子由一書告
蚤入皮筒幸甚幸甚

又

河南兄弟已歸左右想哀慕之極切希為親自寃也
近有慰疏未暇別紙

又

殘臘只數日感念聚散不能無異鄉之嘆不審元諸
况何如子舍到否新年不獲奉觴惟祝早膺召命未

間更乞為時自重

又

人來辱書伏蒙履茲新春起居佳勝至孝通有已還
左右感慰良深且聞有北轅之耗尤副卑望詠史等詩
高絕每篇廼是一論屈滯它作絕句也前後惠詩皆
未和非敢懶也蓋子由近有書深戒作詩其言切至
當焚硯棄筆不但作而不出也不忍違其憂愛之意
所以遂不作一字惟深察吾兄近詩益工孟德有言
老而能學惟余與素伯業此事不獨今人不能古人
亦自少也未拜命間類示數字慰此牢落餘惟萬萬

為時自重

與廣柔提舉蕭大夫二首

春和切惟起居佳勝某罪譴得託迹麾下幸甚到惠
即欲上問杜門省咎人事俱廢以故後時想不深訝
未緣瞻奉伏冀為時自重

又

伏審使旆廻按至惠得遂際見何幸如之某始寓僧
舍凡百不便近因正輔至郡許假館行衙不及面稟
輒已遷入悚側不巳想仁愛顧恤不深訝也

答王無仲四首

再辱手教感戴深矣仍審比日台候康勝至慰至慰
某凡百如昨新居旦夕畢工即遷入長子邁自浙中
報挈由循州徑路來閩月可至此漸似無事可以却
掃安居矣新政豈弟已穆然嶺海間矣更蒙下訪粗
識仁人之用心也欣慰之極未緣面盡臨紙惋結

又

浮玉聞遂化去殊不知異事可聞其畧乎其母今安
在謗者之言何足信也丹元事亦告盡錄示決不示
人也起居之語未曉亦告指示近頗覺養生事絕不
用亦新奇惟老士常談便是妙訣嚙真納息真丹頭

仍須用尋常所聞報運泝流法令積久透徹乃効也
孟子曰事在易而求諸難道在邇而求諸遠董生云
等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

又

春候清穆切惟撫馭多暇起居百福甘雨應期遠邇
滋洽助喜慰也某凡百粗適遷新居已浹日小窓疎
籬頗有幽趣賤累亦不久到矣未期瞻奉萬萬為國
自重

又

兩蒙賜教感慰至至會因周循州行奉狀想已塵覽

即日台候何如也。人事嬉遊盛於春時，高懷俯就想復與衆同之天也。澄穆亦惟此時也。莫緣陪後乘西望增慨。

與范統夫

某謂居瘴鄉，惟靜絕欲念，為萬全之良藥。公久已爾，不在多祝也。子由極安，常燕坐胎息而已。有一書附納長子，葛自宜與挈兩房來，已到循州一行，並安過。近往迎之，得耗旦夕到此。某見獨守舍耳，次子追在許下，子由長子名遲者，官滿來，筠省觀亦不久到。恐要知六婦與二孫，並安健過去，日留一書并數品藥。

在此今附何秀才去，如聞公目疾尚未平，幸勿過服涼藥。暗室瞑坐，數息藥功何緣及此。兩承惠錫，器極荷重。意丹霞觀張天師遺跡，儻有良藥異事乎。令子不及別書侍奉，外多慰子功之喪，忽已除祥哀，我奈何。諸子想各已之官，某孫婦甚長，旦夕到此矣。

與蕭朝奉

近得見令兄提舉稍聞動止之詳，為慰少事，輒冒聞幸。恕率易兒子邁般挈數房，賤累自度易小舟由龍南江至方口，出陸至循州，下水到惠，賤官重累，敢望矜恤，特為於郡中諸公，醜借白直數十人，送至方口。

計未遠出州界切望垂念已於隋州擘畫得數十人
至方口迎之也流落困苦想加愍察

荅王壯叔二首

遠辱教書具道三十年前都下與先人往還伏讀感
涕仁人念舊手簡見及足矣書辭累幅禮意莊重此
何過也伏審軒馬在疚哀慕之餘起居如宜某罪廢遠
屏有玷知識重蒙獎飾衰朽增光會合未期尚冀節
哀自重

又

某多病杜門人事都絕懶習已成筆硯殆廢承長牋

寵貺裁謝苟簡愧負深矣黃茆海瘴正作於秋蒸暑
麾汗不能盡意恕之

與循守周文之二首

近日屢獲教音及林增城至又得聞動止之詳併深感
慰桃荔米酒諸信皆達矣荷佩厚眷難以盡喻今歲
荔子不熟土產早者既酸且少而增城晚者不至方
有空寓嶺表之歎忽信使至坐有五客人食百枚飽
外又以歸遺皆云其香如練家紫但差小耳二廣未
嘗有此異哉又使人健行八百枚無一損者此尤異
也林令奇士幸此少留公所與者故自不凡也蒸暑

異常萬萬以待珍齋

又

鄭君知其俊敏篤問學觀所為詩文非止科場手段
人夫去忙作書不及相見且致此意李公弼亦再三
傳語承許遠訪何幸如之海州窮獨見人即喜况君
佳士乎林行婆當健有香與之到日告便送去也八
郎房下不幸傷悼

與封守朱朝請二首

前日蒙示所藏諸書使末學稍窺家傳之秘幸甚幸
甚恕先所訓尤為近古某方治此書得之頗有所聞

益拜賜之重若獲珠貝又重煩公子運筆益用愧悚
老朽不揆輒立訓傳尚未必工異日當以奉呈也新
說方熾古學崩壞言之傷心區區所欲陳未易究也
臨紙慨然

又

公於春秋發明固多矣舍弟熾治此學異日相見當
出其書互相考也然此書近遭廢編尚未蒙牽復公
尚敢言及耶想當一嘆

與李大夫

近奉狀已達比日伏討起居佳甚早勢如此撫字之

懷想極焦勞舊見太平廣記云以虎頭骨髓之有龍
嗽中出致雨仍須以長繩繫之雨足乃取出不爾雨
不止亦徐與黃試之皆驗敢以告

與周文之二首

近蒙出可示畫圖及新堂面勢仍求榜名嶺南無大寒
甚暑秋冬之交勾萌盜發春夏之際柯葉潛改四時
之運化而人不知民生其間衣食之奉終歲一律
寡求而易安有延樂者若吏治不煩即其所安而與
之俱化豈非牧養之妙乎文之治循已用此道故
以默化名此學如何可用便請題榜也

又

聞公那何首烏是否此藥溫厚無毒李習之傳正爾
嚶之無炮製今人乃用棗或黑豆之類蒸熟皆損其
力僕亦服此藥但採得陰乾便搗羅為末棗肉或煉蜜
和入口中萬料乃丸服極有力無毒恐未得此法故
以奉白

與人

累日以欲上謁竟未暇辱教承足疾未平不勝馳繫足
疾惟甘風靈仙牛膝一味為末蜜丸空心服必效之藥
也但此風靈仙難得真者俗醫所用多藥本之細者爾

其驗以味極苦而色紫黑如胡黃連狀且脆而不黏折之有細塵起向明示之斷處有黑白暈洛謂之有鳴鶴取此數者備然後為真服之有奇驗腫痛拘攣皆可已又乃有走及奔馬之効二物當等分或視腦氣虛實牛膝酒及熱水皆可下獨忌茶身死之不復有効若常服此即每歲收棟卓莢芽之極嫩者如造草茶法貯之以代茗飲此効屢嘗目擊知非疾苦故詳以奉白元素書已作稍暇詣見

與惠州都監

君南本清節幹譽為有識所稱皆曰此東坡弟子由

門下客也兩漢之士多起於游徼卒史至公卿者多矣願君益廣學問以期遠到

與史氏太君嫂

某謫海南狼狽廣州知時姪及弟流落中尤為慶乃知三哥平生孝義廉靜自守嫂賢明教誨有方天不虛報也明日當度大海聊致此書嫂知意而已

與林濟甫二首偕耳

眉兵至承惠書具審尊體佳勝眷愛各安某與幼子過南來餘皆留惠州生事狼狽苦萬狀然胸中亦自有條然處也今日到海岸地名通角場明日順風

即過矣。田望鄉國真在天末，留書為別，未間遠，惟以時自重。

又

某兄弟不善處世，並遭遠竄，墳墓單外，念之感涕。惟濟甫以久要之契，始終留意，死生不忘厚德。

荅劉元忠

近別伏惟起居安勝。短牋不盡意，察之。拂伯通因會為致區區。歐陽秀才實談道甚妙，可與閑遊。懷思文忠公愛其屋上烏，況族子弟之佳者乎。餘惟萬萬若行自重。

荅王敏仲

兒子還辱手書，具審起居佳勝，感慰無極。舟行至扶胥，急足示問，乃知有袁州之命，歎惋而已。行止孰非天者，復何言哉。道所照知已平適，但治行忽遽，亦少勞神矣。

荅程全父排官六首僭耳

別處逾年，海外窮獨，人事斷絕，莫由通問。船到忽枉教音，喜慰不可言。仍審起居清安，眷愛各佳。某與兒子粗無病，但黎蠶雜居，無復人理。資養所急，求輒無有。初至儋官屋，數椽近復，遭迫逐不免買地結茅，僅

免露處而囊為一空困厄之中何所不有置之不足道耶為一笑而已平生交舊豈復夢見懷想清遊時誦佳句以解牢落

又

悶下才氣秀發當為時用久矣遐荒安可淹駐想益輔以學以昌其詩乎僕焚毀筆硯已五年尚寄味此學隨行有陶淵明集陶馮伊鬱正賴此耳有新作處中示數篇廼珍惠也山川風氣能清佳否孰與惠州比此間海氣蒸溽不可言引領素秋以日為歲也寄既佳酒豈惟海南所無殆二廣未嘗見也副以糖水

相題等一一感銘非眷存至厚何以得此悚忤之至此間紙不堪覆說來者已竭有便可寄百十枚否不必甚佳者

又

便舟來辱書問訊既厚矣又惠近詩一軸為賜尤重流轉海外如逃深谷既無與晤語者又書籍舉無有惟陶淵明一集柳子厚詩文數冊常置左右目為二友今又辱來貺清深溫麗與陶柳真為三矣此道比來幾熄海比亦豈有語此者耶新春伏想起居住勝某與兒子亦粗遣窮困日甚親友皆踈絕矣公獨收

邱加舊此古人所難也感作不可言惟萬萬以時自愛

又

令子先輩辱書及新詩感慰彌甚筆力益進家有哲匠笑何復下問乎老病百事皆廢尤倦寫書故止附此紙不別紙也不罪不罪

又

兒子比抄得唐書一部又借得前漢欲抄若了此二書便是窮兒暴富也呵呵老拙亦欲為此而目昏心疲不能自苦故樂以此告壯者爾紙茗佳惠感作感

作文文惠藥米醬薑鹽糖等皆已拜賜矣江君先輩辱書深欲裁謝連寫數書倦甚且為多謝不敏也

又

又不得毗陵信如聞浙中去歲不甚熟曾得家信否彼土出藥否有易致者不拘名物為寄少許此間舉無有得者即為希奇也間或有籠藥以授病者入口如神蓋未嘗識耳

荅程天侔三首

去歲僧舍屢會當時豈知為樂今者海外無復夢見聚散憂樂如反覆手幸而此身尚健得來卻喜侍奉

清安知有愛子之戚襁褓泡幻不須深留戀也僕離
惠州後大兒子房下亦失一男孫悲愴久之今則已
矣此間食無肉病無藥居無室出無友冬無炭夏無寒
泉然亦未易悉數大率皆無爾惟有一幸無甚瘴也
近與兒子結茅屋數椽居之僅庇風雨然勞費已不
貲矣賴十數學生助工作躬泥水之役愧之不可言
也尚有此身付與造物者聽其運轉流行坎止無不
可者故人知之免憂熱萬萬自愛

又

近得子野書甚安陸道士竟以疾不起葬於河源矣

前會豈非一夢耶僕既病倦不出然亦無與往還者
闔門面壁而居新居在軍城南極湫隘粗有竹樹烟
雨蒙晦真蜃塢獠洞也惠酒絕佳舊在惠州以梅醞
為冠此又遠過之牢落中得一醉之適味小補也

又

新詩過蒙寵示格律深妙非淺學所能彷彿歎誦不
已老拙無以荅厚意但歲之永以為好耳

與鄭嘉二首

船人回奉狀必達比日起居住佳勝貴眷令子各安某
與過亦幸如昨初賃官屋數間居之既不佳又不欲

與官負相交涉近買地起屋五間一龜頭在南汙池
之側茂林之下亦蕭然可以杜門面壁少休也但勞
費貧窘耳此中枯寂殆非人世然居之甚安况諸史
滿前甚可與語者也著書則未日與小兒編排齊整
之以湏異日歸之左右也小客王介石者有士君子
之趣起屋一行介石躬其勞辱甚於家隸然無絲髮
之求也願其念之有可以照庇之者幸不惜也死罪
死罪柯仲常舊有契因見道區區

又

邁後來相見否以不得其書聞過房下卧疾正月尚
未得耗亦憂之公為取一書求瓊州海舶或來人之
便對題與瓊伴宣義託轉達甚幸也見說瓊州不
論時節有人船便也衆妙堂記一本寄上本不欲作
適有此夢夢中語皆有妙理皆實云爾僕不更一字
也不欲隱沒之又皆養生事無可醞釀者故出之

與僧隆賢二首

甚慰疏言不意寶月大師宗古老况捐衆示化切惟
孝誠深至攀慕涕泗久而不忘仍承已畢大事忽復
更歲觸物感傷奈何奈何某謫居遼復無由往莫追
想宗契之深悲愴不已惟昆仲節哀自重以副遠誠

謹奉疏慰不次謹疏正月日趙郡蘇某慰疏上

又

舟榮二大士遠來極感至意舟又冒涉嶺海尤為愧
荷也寶月塔銘本以罪廢流落恐玷高風不敢輒作
而舟師哀請誠切故勉為之也海隅漂泊無復歸望
追懷疇昔永望悽斷

與楊濟甫二首

寶月師孫來得所惠書喜知尊體佳勝眷聚各清安
至慰至慰其凡百粗遣北歸未有期信命且過不煩
念及惟聞墳墓也靖非濟用風義之篤何以得此感
荷不可言舟師云當一到眉此中諸事可問其詳也
遠祝惟石時珍重而已

又

遠蒙厚惠蜀紙藥物等一一如數領訖感忤之至人
行遠無佳物充信謾寄腰帶一條俗物增愧不罪不
罪

與元老姪孫四首

元老姪孫秀才屢得書感慰十九即墓表本是老人
欲作今豈推辭向者猶作寶月誌文况此文義當作
但以日近憂畏愈深飲食語默百慮而後動想喻此

意也若不死終當作耳近來鬚髮雪白加瘦但健及
啖啜如故耳相見無期惟當勉力進道起門戶為親
榮老人僵仆海外亦恨不也

又

姪孫元老秀才又不聞問不識即日體中佳否蜀中
骨肉想不住得安信老人住海外如昨但近來多病
瘦悴不復往日不知餘年復得相見否循惠不得書
久矣旅况牢落不言可知又海南連歲不熟飲食百
物艱難及白水廣海船絕不至藥物醬酢等皆無乞窮
至此委命而已老人與過子相對如兩苦行僧耳然

胸中亦超然自得不改其度知之免憂所要志文但
數年不死便作不食言也姪孫既是東坡骨肉人所
親看住京凡百倍加周防切祝切祝今有書與許下
諸子又恐陳浩秀才不過許只令送與姪孫切速為
求便寄達餘惟千萬自重

又

姪孫近來為學何如恐不免趨時然亦須多讀書史
務令文字華實相副期於適用乃佳勿令得一第後
所便為弃物也海外亦粗有書籍六郎亦不廢學
雖不解對義然作文極俊壯有家法二郎五郎見說

亦長進曾見他文字否姪孫宜熟看前後漢史及韓
柳文有便寄近文一兩首來慰海外老人意也

又

趙先輩僭人此中凡百可問而知也鄉里出百藥煎
如收得可寄一二斤趙還時可附也無即已

與范元長八首

其慰疏言不意凶變先公內翰遽捐館舍聞訃慟絕
天之喪予一至於此是生意盡矣伏惟至孝承務元長
昆仲孝誠深至追慕罔極何辜于天罹此禍酷荼毒
如昨奄易寒暑哀毀日深奈何奈何某謫籍所拘莫

由往節永望長號此懷難論謹奉手疏上慰不次謹疏

又

流離僊仆九死之餘又聞溥夫先公頃逝痛毒之深
不可云諭以欲奉疏不遇使人又舉動艱礙憂畏日
深今茲書問亦未必達且畧致區區耳

又

先公已矣惟望昆仲自立不墜門戶千萬留意其遠
者大者勿徇一至之哀致無益之毀與先公相照誰
復如某者此非苟相勸勉而已切深體此意餘不敢
盡言

先公論徃古事著述多矣想一一寶藏此豈復待鄙
言耶某當遣人致奠海外窮苦不能如意不敢作奠
文想蒙哀恕也歸葬知未得請苦痛之極惟千萬寬
中順受此中百事遠不及雷化百憂所集然亦強自
遣也

又

聖善郡君不及拜慰狀侍次乞致區區沉香少許望
於內翰靈几焚之表末友一慟之意而已

又

孫行者至辱書承孝履如宜闔宅皆安感慰之極所
諭傳初不待君言心許吾亡友久矣平生不作負心
事未死要不食言然今則不可九死之餘憂畏百為
想蒙矜察不即副來意臨紙哀噎海外粗聞新政有
識感涕雪凡儻遂北轅乎未間千萬節哀自重

又

聖善郡君承起居佳適因侍次致下悃乞為骨肉保
愛寬懷以待北歸也子進諸舅曾得安信否

又

毒暑遠惟孝履如宜海外相聞近事南來諸人恐有

北轅之漸而吾友翰林公獨隔幽顯言之痛裂忘生
矧昆仲純篤之性感慟摧割如何可言奈何奈何老
朽一言非苟以相寬者先公清德絕識高文博學非
獨今世所無古人亦罕有能兼者豈世間混混生死
流轉之人執其超然世表如千佛之云必矣况其
平生自有表見於無窮者豈必區區較量頃刻之壽
否耶此意卓然唯昆弟深自愛得歸亦勿亟遽俟秋
稍涼而行為佳某深欲一見左右赴合浦不惜數舍
之迂但再三思慮不敢爾必深察臨行必須有善相
報執甚萬萬節哀自重

與秦少游

某已封書訖乃得移廉之命故復作此紙治裝十日
可辦但須得泉人許九船即牢穩可恃餘登舟多不堪而
許見在外邑未還須至少留待之約此二十五六間
可登舟並海岸行一日至石排相風色過渡一日至
適角場但和風難刻日爾已有書託吳君在二十壯
夫來適角場相等但請在下來要發來至渡海前一
兩日當別遣人去報若得及見少游即大幸也今有
一書與唐君內有兒子書託渠轉附去料舍弟已行
矣餘非面莫究

與楊子微二首

某與尊公濟南半生闊別彼此鬢髮雪白而相見無期言之悽斷尊公乃令閣下萬里遠來海外訪其生死此乃古人難事聞之感歎不已辱書具審起居佳安尊公已下各得安勝至慰之極軾七月中必達穎昌驛馭少留一頃歎見餘祝若時自重

又

某與舍弟流落天涯墳墓免於焚牧者尊公之賜也承示喻感愧不可言聞井水膏竭而復溢信否見念如何因見細喻

與沈元長六首此略

到雷獲所留書米車從盤桓此邦以頃一見而某滯留不時至遂爾遠別且不獲一慟几筵之前者非愛數舍之勞也以厄困為畏故爾此老繆之罪想於察比日孝履如宜否方此炎毒萬萬扶護哀苦勞艱如何可言忝親友之末不能匍匐赴救已矣不復云也獨前所見委文字不敢不留意今託少游議其詳餘惟節哀自重某不敢拜狀郡君惟千萬俯為存沒寬心自重乞呈此紙

又

某如聞有移黃之命若果爾當自橫而廣須惠州骨
肉到同往計公昆仲扶護舟行當過黃又恐公自湖
南路行不由江即不過黃不知某能及公前到黃廣
乎漂零江海身非已有未知歸宿之地其敢必會見
之耶惟昆仲金石廼心困而不折庶幾先公之風沒
而不忘也臨紙哽塞言不盡意

又

過雷州奉書必達到容南知昆仲皆苦瘴痢又聞季
已痊損不知即日如何扶護哀苦又須勉強開解卑
心憂懣書不能盡奉囑之意唯深察此心哀哉少游

痛哉少游遂喪此漂耶賴昆仲之力不至狼狽某日
夜前去十六七間可到梧若少留一見尤幸某到梧
當留以待惠州人至同泝賀江也速遣此人達書

又

惠州人來辱書承孝履粗遣甚慰思望比謂梧州追
及又將相從泝賀已而水乾無舟遂有番禺之行遂
與公隔絕不得一拜先公及少游之靈為大恨也同貶
先逝者十人聖政日新天下歸仁惟逝者不可返如
先公及少游真為冀北之空也後存僕輩何用言之
痛隕何及其即度度嶺欲徑歸許昌與舍弟處必遂

一見昆仲未間惟萬萬強食自重

又

某忽有玉局之除可為歸田之漸矣痛哲人之亡誦
殄瘁之章如何可言早收拾事迹編次著撰相見日
以投也處素因會多方勉之以不墜門戶為急監司
無與相知者及毛君亦不識未敢發書前路問人有
可宛轉為言者專在意也漂流江湖未能赴救以為
慙負有銀五兩與少游齋僧乞轉與處素也

又

承中間郡若服藥疾勢不輕且喜矣復侍收致懇千

萬寬中保衛為請

與孫叔靜三首

辱手教具審尊體佳勝甚慰馳仰拙疾亦漸平矣明
日當出詣見饒羊蒙珍惠下逮童孺矣

又

累歲闊別不意相逢海上握手一笑豈偶然哉亟辱
專使教筆具審起居佳勝感慰兼集玉局之除已有
訓詞似不忘也得免湖外之行餘生厚幸至英富求入
至永請告勅遂度嶺過穎歸陽羨或歸穎昌老兄弟
相守過此生矣乍遠萬萬為國自重

又

久留治下辱眷待之厚既過重矣而愛念之意拳拳不已更勤從者遠至金刹自惟衰朽何以獲此此來數日呻吟渴不已長至俯適不克展慶此心南驚美令子煩遠餞不及別狀惟待珍愛

與朱行中舍人六首

遠闊滋久向往徒勤此日履茲寒凝起居佳勝承旌而至已即欲走謂謹奉手於上問區區

又

未謫居歲久未嘗冠憤比日之苦小廊不能中裹欲

服帽請見先令容稟如許乃敢前詣幸不深責

又

真陽一見大慰夙昔忽遽就別悵惘可知行役紛紛且未有便尚稽馳問專使辱書且審下車以來台候康健感慰無集某蒙被如昨更五六日離韶愈遠左右伏異為國自重

又

前蒙借示新詩以美不見斯作也然世俗識真者少獨唱誰和悵句謝民師公若不以位貌為問亦庶幾於斑介野斷也老拙百念灰空私獨一觴一詠亦未能

忘陋句數首錄寄以為一笑于啓上謝恃知照不深責也

又

某再拜般家人蒙輟借行計必心辦非眷念特達何以及此言謝不盡悚息而已

又

近因還使上問必已聞達連雨濕及陰遠想台候康勝某蒙庇粗遣已達慶州少留湏水小度更半月行也南海靜治有足樂者想聞妙唱自出而北也後會未期萬萬若時為國自重

與歐陽晦夫

愁霖終日坐企談晤不審尊候佳否地獄變相已致其心可詳味之似有補於世者并字數紙納去某所苦已平無憂聞少游亞耗兩日為之食不下然來李論得減裂未足全信非以唐薄必有書來言旦夕話別次仁人之餽周嘗捧領但以離海南修人爭致賸遺受之則若饕餮養然所以一踞俱不受若至此獨拜寵賜則見罪者必衆誰以令馳納千萬怨察仍寢來耗幸甚幸甚

答陳承務二首

傾蓋一笑慰喜殊深去年違信宿懷想不已亟辱手教
且喜起居佳勝已到些家里承丈丈借差入轎孤旅獲
濟感幸不可言愈遠而萬若時自重

又

孤拙困路言無足采以死下獨悅之少年敏銳所存如
此實增欽歎然此事以臨利害不變為難也

荅南華明老三首

衰病復還南華深欲一別祖師因見仁者處辱專使
手書向慰如之即日獲此薄寒法履佳勝旦夕離莫
但江路方欲寸進不即會見企望之極惟萬萬為

山

又

流浪吳濁久矣道眼多可傾蓋如舊清游累日一洗
無餘幸甚幸甚專使惠手書具聞別後法體安穩為
慰久留贛上待水猶更旬日南望山門馳神杳靄更
祈若時為眾保練

又

某以得裝登舟冗甚作書極草草寵示四韻可謂奇
特聊答四句想一大笑也石刻已領感感潘生果作
墨否如成寄一九伯固念親懷歸甚矣道話辭之

荅錢濟明三首

去歲海南得所寄異士大形清中丹一九即時服之
下曰休休焉蓋數日後又得迨所賣來手書八又領
教誨及清詩數篇高妙絕俗想見謫居以來探道著
書雲升川增可慕可畏可歎可賀也及錄示訓詞誨
以所不及此曾子所謂愛人以德者敬遵用不敢忘
幸甚幸甚

又
已引慶州二月一問方離出此行決
知郡中有屋可得以典其者否如無可

州古只州皆可如聞常州東門外有裴氏宅出賣慶守
辨訟告公令一幹事人與問當若果可居為問其有
幾何度力所及即徑往議之俟至金陵當別遣人咨
稟也若遂此事與公杖屨往還樂此餘年幾哀詞中
始頌也張嘉父今安在想日益不止塗中見秦少游
奄忽為天下惜此人物哀痛至今聞曾直無咎輩皆
起而公獨為獅子所齧尚棲遲田間聖主天縱幽部
畢也公豈又廢者惟萬萬寬中自享

又

某怒又聞公有閨門之戚悲惋不已賢淑令人久同

憂患乍失內助哀毒何堪然人生此苦十人而九結
髮借老殆無而僅有也惟深照痛遣勿留胸次令子
哀歎難堪惟當勉為親庭節戒推慕本欲作慰疏適
旅中有少紛擾燈下倦怠不能及也千萬恕察某若
佳常即自與公相聚若常不可居亦須到潤與程德
孺相見公若枉駕一至金山又幸也

首北歸

人主辱書承別後起居佳勝感慰深矣念親懷舊之
心何時可以易此顧未有以為計當且少安之神明
知公心如此當自有感應非久見師是當謀之某留

慶州已四十日雖得舟猶在賴外更五七日乃乘
舫然即之勞費百端又到此長少卧病幸而皆愈僕
卒死者六人可駭住處非舒則常老病唯退為上策
子由聞已歸至穎昌矣會合何日萬萬保蓄

又

某凡百如昨但撫視易書論語三書即覺此生不虛
過如來書所論其他何足道三復誨語欽誦不已寄
惠鍾乳及檀香大濟要用乳已足剩不煩更寄也感
愧之至江晦林已到霍子伴往太和聽命三兒子皆
促裝登舟未暇上狀春暉亭記亦以忙未暇作少間

當為作也令子疾知減退可喜可喜

又

佳計龍舒為多大益如命取去為暑中浮瓜沉李之一快也論語說得暇當錄呈源脩二老行當見之并道所諭也到虔州日往諸刹遊覽始見中原氣象泰然不肉而肥矣何時得與公久聚盡發所蘊相分付耶龍舒間有一官庄可買已託人問之若遂則一生只食杜門矣燈下倦書不盡所懷

與錢志仲三首

不見渴仰無懷切惟起居住勝昨日水東尋幽

訪古頗有所得恐欲知之樂方已領感感

又

沉落晚塗始獲瞻奉顧過之重有過平生幸甚幸甚別來伏惟起居佳勝漲水遂失艱險不覺到吉皆德庇所及其餘未易一一道謝也日遠及會未期豈免

張戀

又

某去此不復帶留至安居處當縷細馳問不敢外轉用手啓侍深養也烏絲當用馬道書一篇非久納上惡詩不足錄也事簡客稀高堂清風有足樂者想持

復見念耶吉州幕擲致與之久故知其吏幹過人不
能和衆多獲嫌忌然其實無他也憔悴將老美念非
大度盛德身能水而用之試以衆難必有可觀者藥
有毒乃能已疾馬不蹄齧多拙於行惟深念才難勿
責全也若公遂成就之此子極有可採必為門下用
恃明照僭言死罪死罪

與劉器之

志仰本以烏絲欄求其錄雜詩耳其自出意欲與寫
廣成子解篇舟中熱倦遂忘之然此意終在也今豈
可食言哉病不能作志仰書之

與寇君

經宿雨涼起居佳勝昨辱迂顧稍聞餘論退想忘感
之英烈有槩乎中衰病不出無緣上謁以選解去惟
萬萬自重

與人二首

遠枉書教存問甚厚無審比來起居佳勝慰感無集
寄示石刻仰佩至意何時會合少發所懷臨書但有
慨歎

又

某日望歸蜀耳終當過此雍間徜徉少留以償宿昔

之意君自名臣子才美漸著豈復久浮沉里中宜及
今為樂異時一為世故所縻求此閑適豈可復得耶
偶記舊與彭年一詩讀之蓋淚下也斯人有才而病
廢故常多感慨可念可念聊復錄此奉三想亦為之
惘然也

與宋漢傑二首

某初仕即佐先公蒙顧遇之厚何時可忘流落關遠
不聞昆仲息耗每以惋歎辱書累幅話及疇昔良復
慨然三十餘年矣如隔晨耳而前人跡杳略盡傑亦
僅能生還人世一大夢說仲百變無足怪者虛情全

死今復何在未及奉書因信略道區區世亦只候水來
即行矣餘留面盡

又

前日裁謝草略重煩問訊眷意愈厚感悞不已仍審
起居住勝寵賜新詩詞格甚美伏讀慰喜但恨衰晚
無以當此嘉貺也

與胡即仁脩三首

某慰疏言不意變故奄罹艱疾伏惟孝誠深為追慕
痛裂荼毒難堪柰何柰何比日攀號愈凌摧毀何及
伏惟順變從禮以全純孝某未獲躬詣肅悃臨書哽

噓謹奉慰疏不次

又

某得彭城書知太夫人指節聞問哀痛不已行役無
便未果奉迎人至忽辱手書伏審攀慕之餘孝履粗
遺至慰至慰其本欲居常得舍弟書促歸許下甚力
今已决計泝汴至陳留陸行歸許矣旦夕到儀真暫
留令滿一到常可以款見矣

又

小二娘知持服不易且得無恙伯翁一行甚安健得
翁翁二月書及三月內許州相識書皆言一宅康安

亦得九郎書書字極長進今已到太平州相次頃一
到潤州金山寺但無由至常州者小二娘有所幹兩
關一一早道來萬萬自愛

與外生柳閱

展如外生人來得書知奉太夫人康寧新婦外孫各
無恙北歸萬里無足言者獨不見我令妹賢妹夫此
心如割介夫何負亦早世念之痛不去心數年豈賢
倩厄會耶相見當一慟以寫之茲不一

與人二首

嶺海闊絕不謂生還復得瞻奉慰幸之極比日履此

秋涼起居佳福少選到岸即遂伏謁

又

某疲病加之使令輒用手啓通問恃公雅度闊略細謹耳然亦皇恐不可言也

荅友人王正孝先生

辱教永起居佳勝沐饋遺重增感灼茗布領抹皆珍物已捧領訖今日與家人輩遊東禪及景德如相訪就彼亦可

與程德孺使三首

近蒙專使至度遠致時服寢衣之餽尋附啓布謝必

達比日記居住勝春愛各康健某候水過賴今方達南康軍然程四月未聞到真州當遣兒子邁往宜興取行李某言泊船瓜洲以待之不知德孺可因巡按至常潤相約同遊金山否患難之餘老兄弟復一相聚曠世奇事也可不略喻及餘萬萬自重

又

某此行本欲步淮浙間近得子由書苦勸來潁昌相聚不忍通之已決從此計泝泝至陳留出陸也今有一狀下漕司一坐地乞早為差下令且在常州岸下候滿到彼乘來切望留意早早得之免滯留為幸懿

对必常得信令子新先輩必已赴任未及書因家信
道區區

又

告為買杭州程尖筆百枚及越州紙二千幅常便及
展手者各半不罪不罪正輔知已到京非久上狀次
乞因信致懇

卷清涼長老

昨辱佳頌見賜足為衰朽之光未緣面謝

卷錢濟明三首

八來頌手教及二詩乃信北歸灾退併獲此佳寵幸

甚幸甚又知詩人窮而後工然詩語朗線無衰氣如

季札者聽亦有以知君之晚節也此日起居住佳勝某

此云不住滯然風水難必期公閑居辨以遠涉頃某

到真遣人奉納與德孺同來金山晒幸也所懷未易

盡言併俟面陳唯萬萬自重

又

某得來書乃知察明略後官參政遂一髮張嘉父春秋

博士皆一時慶幸獨吾濟明尚未也也想必在旦夕

因見參政後服恨定慧欽老早化我彼視世夢幻安

以復為兒子迨道其化於壽州時甘寄特想必聞其

詳乃知小人能害其衣服爾至於此不可壞者乃當
緣死而愈勝爾舊有詩八首寄之已寫付卓契順
發乃取而燔之蓋亦知其必死於此等也今錄呈
明可為寫放舊唐掛劍徐君之墓以一賦詩乃極佳
本未獲有法嗣否當為載之其語短中契順又不知
安在矣吾濟明刻舟求劍皆可笑也

又

居常之詩本以定矣為子由書來止口勸歸許以此曾
中殊未定待面議決之所示孫君七子甚感其厚意
且為多謝上元令姪行見之矣王正一二君處皆當力

言也劉道人若能同濟明來會深望未敢奉書且
為致此意

答廖明略二首

逐去左右俯仰十年相與更此百曆非復人事置之
勿汚筆墨可也所幸平安後見天日彼數子者何幸
獨先朝露吾儕皆可慶寧復戚戚於既往哉公議較
然榮辱竟安在其餘夢幻去來何啻蚊虻之過目
也矧公才學過人遠甚雖欲忘世而世不我忘
功名直恐不免爾老朽欲屏歸田里猶或得見蜂蟻
之微尋以變滅終不足道區區仰念有以廣公之意

者切欲啓事上卷冗迫不能就惟深亮之

又

衰陋之甚惟有歸田杜門面壁更無餘事示諭極窮
當讀之悚汗毗陵異政誣頌藹然至八十不忘為民除
穢以至蠶尾吳越戶知之此非特兒之能言也聖主
明如日月行遂展慶衆論如此目昏不能多書悚怍
不已

荅孔毅夫二首

久不通問計識其無它此歸所過皆公之舊迹或見
清詩以增感歎忍辱手書及子由家認窮途一

以待此日起居住安眷聚各康寧仙舟想非久至
闕其富老江淮間矣會合未期萬萬自重

又

中間常父傾逝不能一奉慰疏但荒徼一慨而已慚
負至今承諭子由不甚覺老聞公亦蔚然如昔不肯
雖哺然亦無苦恙劉器之乃是鐵人但逝者數子百
身莫贖柰何江上微雨飲酒薄醉書不能謹

荅蘇伯固

辱書勞問愈厚實增感慙無審尊體佳勝今日到金
山寺下雖極艱澀然尚可寸進則且乘舟以便幼

累必不可前則固不可辭小艇也餘生未知所歸宿
且一切信任乘流得坎行止非我也離英州日已得
玉局教感恩之外實荷餘庇得來示又知少游乃至
如此某全軀得還非天幸而何但益痛少游無窮已
也同貶死去大半最可惜者范純父及少游當為天
下惜之奈何奈何子由想已在巴陵得宜觀指揮計
使沿流還穎昌某行無緣追及昨在途中風聞公下
剗想安復矣

答王幼安三首

索居八年未嘗一通問每以慚負屢得許

下兒

云比來親族或斷絕也唯幼安昆仲待遇加厚聞之
感激人來辱書累幅深義慨然如接古人一語信王謝
風氣傳之有自也老病強答不復成語不罪不罪

某初欲就食宜興今得子由書苦勸歸穎昌已决意
從之矣舟已至廬山下不父當獲造謂未問莫若時
保壽

蒙示諭過重雖愛念如此然憂患之餘未忘憂
友當忍有以保全之者過實之譽頭為掩諱之也

暫假大第幸甚幸甚非所敢望也得託庇備無謹不
敢薰汚稍定居當求數畝荒隙結茅而老焉若未即
瑱溝壑及見伯仲功成而歸為鄉里序舍客伏臘相
勞問何樂如之餘非面莫究

答胡道師

再過廬阜俯仰十九年陵谷草木皆失故態極賢開
先之勝殆亡其半幻景虛妄理固當爾獨山中道友
契好如昔道在世外良非虛語道師又不遠數百里
負笈相從秉燭相對恍若夢寐秋聲宿雲了然在吾
目中矣幸甚幸甚乍別遠枉專使手書且審已還舊
隱起居勝常明日解舟愈遠萬萬以時自重

與李公擇

逆風數日為左右滯留而孤旅蒙幸多矣但以久別
得一見風度亦不復以別去為戚也比日伏惟起居
佳勝小舟汎汎風浪聲中此懷又實照遠矣古鐵納
上餘萬萬善愛

與黃師是首

北歸江淮間蒙四遣人墜教且致家信非眷念特深何
以及此比日履茲畏暑起居清勝少御之除未滿公
論但朝廷正欲君子在內耳行別展慶未間萬萬若

時自重

又

子亭得雷聞之藹歎彌日海康地雖遠無瘴癘含弟
居之一年甚安穩望以此開譬太夫人也

又

人來兩捧教賜具番起居康勝仲子之戚惟當日遠
日忘想痛割腸何所及中年以後出滯能令目聞此
最可惜用鄙言慎勿出一滴也兒子之愛雖深比之
自愛其目豈不有間幸深念之餘惟萬萬為國自重

與子由二首

子由弟得黃師是遣人賫來四月二十二日書喜知
近日安勝先在真州與一家亦健行計南北居幾變
矣遭值如此可歎可笑兄已決計從弟之言向居穎
昌行有日矣適值程德孺過金山往會之并一一親
故皆在坐頗聞北方事有決不可往穎昌近地居者
事始可信人所漸近大抵相安今已決計居常用借
得一孫家宅極佳浙人相喜決不失所也愛留真十
數日便渡江往常逾年行役且此休息恨不得若境
兄弟相聚此天也吾其如天何亦不知天果於兄弟
終不相聚乎士君子作事但只於省力處行此行不

遂相示非本意甚省力避害也俟到定疊一兩月方
遣邁去注官迨去般家過則不離左右也葬地弟請
一面果決八郎婦可用吾無不用也更破十緡買地何
如留作葬事千萬莫徇俗也林子中病傷寒十餘日
便卒所獲幾何遺恨無窮哀哉兄萬有一稍起之命
便具所苦疾狀力辭之與迨過閉戶治田養性而已
千萬勿相念今託師是致此書

又

程德孺言弟令出銀二百星見借兄度手下尚未湏
如此已辭之矣德孺兄弟意極佳感他感他數日

甚舟中揮汗寫此不及作諸姪書且伸意夫人晚年
且更慎護勿令小有疾副子孫忘五郎婦更與照管
慰安之便令五郎緘挈也八郎續親極好但吾儕難
自言可託人與說今師是已除太僕少恐遂北行兄
不能見又恐來首毋蘇州若見當令探其意也少留
真欲緝房緡令整齊也五娘七娘近皆得書與孫皆
安胡郎亦有書來甚安行見之矣

與馮祖仁三首

昨日奉辭瞻戀殊甚口來孝廢佳否先什輒已題跋
鶴鹿馬三軸迫行不暇題謹同納上祖仁方在叔更

不煩遠出昨所云金山之行可罷也乍遠保重

又

辱回教及蒙以嚴硯法醕嘉蔬珍果等為餉已捧領
訖復無以當之適苦嗽昏倦裁謝草草

又

辱成教累幅文義粲然禮意兼重非老朽所敢當
藏之中笥以為光寵幸甚幸甚比日孝履何如到韶累
日疲於人事又苦河魚之疾少留調理乃行益遠愈
增瞻繫也歲莫惟更節哀自重

與郭功甫二首

昨辱寵臨久不聞語殊出意表蓋所謂得未嘗有也
經宿起居住勝閑居致厚禮拜賜慈感只今上謁次
一面足矣幸不置酒

又

某今日私忘未敢上謁辱詩和呈為一笑青皮一片
不以餽公則無與嘗者矣

答孔毅父

日至陽長仁者屨之百順幸止病廢掩關負暄獨坐
醺然自得恨不同此佳味也呵呵誨諭過重乏人修
寫迺以手簡為謝悚息

答畢先輩

適身從者臨貺書教禮意兼重殆非不肖所堪書詞高妙伏讀增歎病不能冠帶遂不果見愧悚無地

與朱元章九首

嶺海八年親友曠絕亦未嘗關念獨念吾元章邁往凌雲之氣清雄絕世之文超妙入神之字何時見之以先我殞歲疔毒耶今真見之矣餘無足云者

又

兩日來疾有增無減雖遷聞外風氣稍清但虛乏不能食口殆不能言也兒子於何處得寶月觀賦賦然

謂之老夫卧脫之未半蹶然而起恨二十年相從元章不盡若此賦當過古人不論今世也天下豈有如我輩賸賸耶公不以當自有大名不勞我輩說也若欲與公談則實未能想當更後數日耶

又

某昨日歸卧遂夜海外久無此熱殆不能堪柳子厚所謂意象非中國人也宗相遂棄世當為天下惜也餘非面莫究

又

某兩日病不能動口亦不欲言但困卧耳承示太皇

草聖及謝心皆不敢於病中草草題跋謹具馳納
小愈也河水汚濁下流薰蒸益病今日當遷往
亭泊雖不當遠去左右且就快風活水一洗病
健當奉談笑也

又

昨日詩發一笑耳慎勿刻石太師雄篇已領來軸且
留下

數日不開來言謂不我顧復渡江差辱教即承起
佳勝感慰倍切勿勿布謝

又

某昨日啖冷過度夜暴下旦復疲甚食黃者粥甚美
閱四印奇古失病所在明日會食乞且屈需稍健或
雨過愴然時也印却納

又

某食則脹不食則羸甚昨夜通旦不交睫端坐飽蚊
子耳不知今夕云何度示及古文幸甚謝帖未敢輕
跋欲書數句了無意思正坐老謬耳眠食皆未佳無
緣遂東當續拜簡

又

某一病幾不相見今日始覺有絲毫之減然未能作書也

與錢濟明三首

一夜發熱不可言齒間出血如蚯蚓者無數迄曉乃止憊甚細察疾狀專是熱毒根源不淺當專用清涼藥已令用人參麥門冬茯苓三味煮濃汁渴即少啜之餘藥皆棄也莊生聞在宥天下未聞治天下也如此而不愈則八也非吾過矣楊評事與一來亦佳到此諸親知所餉一無留者獨拜蒸作之餉切望只此而已

又

家有黃釜畫龍拔起兩山以威應然舊作郡時以祈雨有應今夕具香燭試禱之濟明雖家居必不廢閑雨意可來燔一炷香否

又

蒙示諭昨日所得過矣思無邪吾子自有其拙何為若神藥希代之寶理貴生即木形怪議少時請觀候從者見臨乃面論也妙噫見分幸甚所問已得其端通緩頰否不倦日列先顧為望

與徑山長老惟琳一首

卧病五十日日以增劇已頽然待盡矣兩日始微有
生意亦未可必也適睡覺忽見刻字驚歎父之暑毒
如此豈耆年者出旅次時耶不審比來眠食何如某
扶行不過數步亦不能久坐老師能相對卧談少頃
即告晚涼更一訪

又

嶺南萬里不能死而歸宿田野遂有不起之憂豈非
命也夫然生死亦細故耳無是道有惟為佛為法為
眾生自重

西坡續集卷第七

